

第一章 教訓繼母和妹妹

烏雲遮月，寒冷的冬夜萬家燈火已熄，淮安伯府的下人房是沒有地龍的，炭爐若是又不夠旺，能冷得人直發抖。

扶華苑的下人房裡，兩個大丫鬟縮在炭盆邊取暖，一邊撥弄炭火，一邊閒話。

冬至縮著手，「今年的冬天也太冷了些，壓根沒法子出門，不正常。」

夏至從袖籠裡摸出兩粒蠶豆往嘴裡塞，「天要變了，人說要變天之前都是不正常的，這不就是？聽聞上個月漂泰那頭雪崩死了好些人。」

冬至伸手將炭火撥弄一番，又迅速縮回來攏著手，「說是什麼上天的警示，攝政王殺人太多了。」

兩個人大刺刺談論著，一點也不避忌，反正這扶華苑裡如今沒剩幾個人了。

夏至咂巴著嘴，「那攝政王是什麼人，心狠手辣好戰兇殘，如今朝政都把持在他手裡，連著削了好幾個王府，這樣依次排下來，遲早咱們伯府也是跑不掉的。」

「興許輪不到呢！」冬至往主屋那邊努努嘴，「咱們小姐也是可憐，原本親事不是她的，無端端要嫁去攝政王府受罪，嘖嘖……都鬧三次了，可又能怎麼辦？總歸還是要嫁過去的。」

夏至眼神往四周打量，聲量小了些，「冬至，妳甘心就這樣跟著姑娘去送死？」

冬至眼神一閃，迅速說了句，「太晚了，歇吧。」

屋內共兩張床，夏至爬上冬至的床，兩個人依偎在一處，小聲說著悄悄話。

外頭的烏雲漸漸散開來，一輪明月映在雪上，明晃晃的散著寒光。

沒多久，常嬾嬾氣喘吁吁跑過來，推開房門喝了聲，「什麼時辰了就睡，小姐呢？」

夏至原本在偷偷跟冬至說話，被這麼一打斷，心裡頭也是極不耐煩的，「小姐自是在屋裡頭，嬾嬾上這兒能尋得到小姐？」

常嬾嬾上前，一巴掌打在夏至臉上，「賤蹄子！頂嘴倒是俐落，快些起來去尋小姐，小姐若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妳倆就等著陪葬吧！」

她掀開蓋在兩人身上的厚褥子，凍得兩個人一陣哆嗦，常嬾嬾也不管，扭著身子急急忙忙往外趕。

冬至爬起來，「小姐丟了？」

「都多少回了，小姐還這樣鬧騰，乾脆由得她去，左右嫁入那攝政王府也就是個等死的。」夏至被打了一巴掌，很是不高興，嘀咕一句，把被子給蓋上。

冬至發了會兒呆，更覺冷得不行，連忙披了衣裳，又推推夏至，「起吧，去尋一尋。」

夏至跟著起身，「妳說咱們怎麼就這麼命苦？分在大小姐屋裡做活，平日裡什麼好的都輪不上也就算了，這跟著陪嫁出去也去不得好地兒。」

冬至低聲說：「攝政王已經剋死三個未婚妻了。」

夏至穿好衣裳，踩上繡鞋跺跺腳，「是啊，咱們小姐是第四個，可惜有常嬾嬾在，總是能將小姐給救回來，上個月一次割腕一次上吊還有一次跳河都沒死成，這折騰的還不都是咱們？」

冬至拉著她的手問：「夏至，聽聞那攝政王不好女色，興許小姐嫁過去能安穩？」

夏至嘲弄的看她一眼，「蠢不蠢啊妳？攝政王不喜女人是真，但那攝政王府的內院可是鮮血鋪就的啊。妳沒聽過多少女人豎著進去橫著出來，那能是假的不成？」

冬至一個哆嗦，「咱們小姐到底是太皇太后指定的攝政王妃……」

夏至繼續說：「若攝政王是個念情的，為何二十有八了還沒能娶上正妃側妃，府內甚至連個妾室都不曾有？今年年初高家的事情大街小巷都傳遍了，妳可別說妳不曉得。」

國公府高家是當今太皇太后的母族，高家嫡支一個兒郎犯了點小事，被攝政王當街斬殺，這事兒不僅勳爵官家皆知，連民間百姓都有不少人親眼瞧見，傳得是沸沸揚揚，足以可見攝政王是個怎樣冷酷無情之人。

冬至低頭咬著牙，「那就是說，咱們來來去去都活不成了？」

夏至眼睛一閃，往主院那邊使了使眼色。

冬至的臉立刻就白了。

「妳去不去？不去我自個兒去了，咱們老子娘都在伯府，我才不要跟著去王府受苦，說不準最後連個全屍都沒有。」

冬至咬咬牙，最終跟著夏至一路出了扶華苑，往主院方向去了。

常嬤嬤也出了扶華苑，心急如焚地讓人去主院通報，可不知是找的婆子不盡心，還是主院那頭不在意，到如今連個消息都沒有。

她連忙往千鯉池方向去，上一回小姐就是在千鯉池邊被找到的，那時候還沒這樣冷，小姐凍得病了一場，可別還沒好全就又出事了。

也怪她，該好好的守在小姐身邊的，可小姐說餓了，她便去廚下弄點吃食，誰知回來小姐就不見了。

常嬤嬤眼淚湧出來，聲音也有些顫抖，一聲聲喊著，「小姐，小姐，您去哪裡了？小姐可莫要拋下老奴啊……」

寒冬臘月的深夜，這一聲聲泣血般的哭喊刺到人心底裡去，可周圍院落沒一個人出來，倒座房的下人們也彷彿都沒聽到一般。

常嬤嬤一個人從千鯉池尋到梅林，從梅林尋到假山，都尋不到小姐的影子，她頹然跪倒在地上，「小姐……」

不遠處風聲颯颯，隱約聽得喊聲，「嬤嬤……」

常嬤嬤豎起耳朵，又聽得斷斷續續的聲音，趕忙爬起來，跌跌撞撞往假山處尋，離得越近那聲音越是清晰，正是她家小姐沒錯！

她四處張望，藉著月光看到轉彎處的裘氅，連忙奔過去。

白色的兜帽圍了一圈的狐狸毛，襯得少女的臉兒尖尖小小，仙女般的芙蓉面一看便叫人移不開眼，雪膚姿容天成。

少女的眸眼中閃著痛苦與顫抖，見著常嬤嬤如同見著救星一般，「嬤嬤……」

常嬤嬤連忙撲上前去，用力想要把自家小姐扶起來，只是試了幾次都無用，小姐的腿像是傷了，根本不能站起來。

姜媛吐出一口氣，「凍得狠了。」

她醒過來的時候，這具身子已經凍僵了，身上不過一件單衣，薄襖裘氅都扔在一邊，看樣子這身子的主人是存了死志，躲在這裡不叫人尋到，生生要把自己給凍死。

但姜媛不想死，她努力把薄襖裘氅裹到自己身上，發不出聲音就努力吞嚥口水，想要潤潤喉以便求救。

在這個過程裡，她聽見兩個丫鬟路過時說的話，算是大概知道了這身子主人求死的緣由，也幸而原主有個忠僕，面前的老嫗竟鏗而不捨尋到這裡來了。

常嫗半背半拖的將姜媛拖回房間，又連忙生起炭爐，把姜媛擱置在椅子上讓她烤火。

姜媛連忙擺手，「不行，凍傷了可不能烤火，妳且去幫我弄一桶溫水，泡一泡緩和一下。」

常嫗依言弄了溫水進房，替姜媛脫去衣裳，將她扶進桶裡，又去搬了七八個炭爐，圍了浴桶一圈，好叫水溫不至於那麼快變涼。

她坐在浴桶邊上看自家小姐，看著看著眼淚就流出來，「老奴曉得小姐心裡苦，但不論什麼時候，老奴都會陪著小姐的，小姐可莫要再做傻事了啊……」

姜媛眼神閃了閃，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穿越到這裡，但原主顯然是已經死透了，面前這忠僕著實忠心耿耿，即便她並非原主也頗有些感慨。

「嫗放心，我往後不會再做傻事了。」

常嫗見她這麼說，看樣子是真的想通了，略略鬆了一口氣，又瞧著浴桶內，小姐的雙腿依舊不能動彈，她連忙起身，「老奴去請大夫，小姐且先等等。」

姜媛原本想說泡一泡溫水就該無礙了，但常嫗火急火燎，已經跑得不見人影，只能由得她去。

浴房裡頭頗為暖和，不多時她的腦開始有了知覺，便試探著慢慢活動起來。

姜媛上下打量這個陌生的地方，雖然經過那兩個丫鬟的談話，她知道了個大概，但具體細節都還不清楚。

她在現代是個還未畢業的護理系學生，莫名其妙穿越到這個地方，連身分什麼的都不清楚，更不懂為什麼原主連死都敢，怎麼就不敢嫁去那個什麼王府了？

如今這身體的主人換成了她，她不是個信命的人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在哪裡她都要好好活著。

泡得差不多了，姜媛自己起身穿好衣裳，試了試，已經可以走路了，只是不那麼方便而已，她慢慢往外走，路過門邊的時候頓了頓，想著那個嫗這麼久沒回來，會不會出了什麼事情？

姜媛四下看看，看到桌上的一個茶壺，她拿起來用力往地上一摔，茶壺瞬間碎成好幾片，她拿了一塊帕子撿起地上的碎瓷片，冷著臉往外走。

寒風瑟瑟，姜媛攏了攏身上的衣服，她一向很健康，並不懼嚴寒，怕冷的是這具身體。

她皺皺眉往院子裡走去，整個院子寂靜無聲，院門口的倒座房裡亮著燈，有個婆子似在張望，見姜媛看過去嚇了一跳，一把將門關上。

姜媛走過去敲敲門，皺眉問：「我身邊的嬤嬤呢？」

婆子不吱聲。

姜媛冷笑一聲，「怎麼，如今我的話也沒人應了是不是？」

婆子打開門，小心翼翼搖搖頭，「小姐，奴婢不知……」

姜媛眼神凌厲，冷冷的看著她，「妳不知？那我要妳何用？」

婆子一愣，再抬頭時，看到大小姐手中拿著一片碎瓷片把玩著，婆子頓時覺得周身寒氣瀰漫，甚至比這陰冷的天還叫人難挨些。

「妳知不知道，為什麼在脖子這裡劃上一下，人就沒命了？」姜媛語氣涼涼，帶著森冷寒意，「這裡是人的動脈，只要劃對了地方，血就會噴湧而出……」

婆子面露驚慌，支支吾吾半晌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姜媛繼續說：「我問妳嬤嬤去哪裡了，妳不知道，我這院子也根本不需要人守著，既然妳沒用了，我該拿妳怎麼辦呢？總不能這樣一個無用之人還送到別處去吧，倒不如……」

她手中的瓷片往婆子的脖頸處一伸，婆子受驚的往後一跳。

「小姐，奴婢知道常嬤嬤去哪裡，她去前面請大夫了！」

姜媛面無表情地道：「帶我去。」

扶華苑平日裡上下都是懶散的，總是要常嬤嬤一頓吼罵責罰才會勤快一陣子，左右大小姐是個柔軟的性子，而常嬤嬤只不過是隻紙老虎，扶華苑裡的僕從並不怕她。

只是今日大小姐這咄咄逼人的樣子與平日大相逕庭，甚至眼裡的寒光也叫婆子不寒而慄，她沒來由就覺得如果不聽話，大小姐是真的會殺掉她的。

婆子抖抖索索領著姜媛往外院的方向走，路過一個富麗堂皇的院子，因著冬日，院子裡的紅梅開得豔，白雪攜著梅花香氣撲鼻而來，格外好聞。

姜媛冷聲問：「這是哪裡？」

婆子不敢欺瞞，「這是洛神苑，二小姐的院子。」

姜媛微微挑眉，兩個院子算得上毗鄰，扶華苑不僅小，院子裡連棵正經的樹都沒有，更談不上景致了，洛神苑倒是不愧這個名字，光是立在院外都能知道裡頭是何等的光景。

前頭傳來嘈雜聲，婆子見姜媛要往那聲響處走，連忙勸道：「小姐，估摸著是哪個下人不長眼在受罰呢，往外院是這條路。」

姜媛聽她這麼說，眉頭皺緊，腳步也快了些。

拐角處兩個丫鬟穿著厚厚的冬裝，各自拎著個燈籠，前面坐著個高昂著頭、神情倨傲的嬤嬤，而她們面前還跪著個人。

姜媛一眼就看出跪著的那個人是誰，「常嬤嬤！」

此話一出，其他幾人都是一愣，大小姐一向是膽小溫軟的，何曾這樣大聲說話過？

姜媛走到常嬤嬤面前，問了句，「常嬤嬤，妳在這裡跪了多久？」

那坐著的嬤嬤並未起身行禮，顯然沒將姜媛放在眼裡，只解釋了句，「常嬤嬤衝撞了二小姐，二小姐罰她跪一個時辰。」

姜媛伸出手指著她，對身邊的婆子說：「掌嘴。」

婆子目瞪口呆，刁嬤嬤也嚇了一跳，下意識站起來呵斥，「妳敢！」

姜媛冷笑一聲，「笑話，我是主子，妳是僕人，我如何不敢？」

刁嬤嬤支支吾吾，「我是二小姐的人，便是有錯，也該是二小姐來罰……」

姜媛不理她，看著身邊的婆子，「讓妳去掌嘴，聽不到嗎？」

婆子連連後退，並不敢去。

姜媛挽起袖子，「如此只能我親自動手了。」

常嬤嬤連忙爬起來，「小姐，小姐，不可啊，小姐怎麼能親自動手呢？」

姜媛面無表情，「常嬤嬤，妳跪了多久？」

常嬤嬤深吸一口氣，「一刻鐘。」

姜媛指著刁嬤嬤，「好，妳去給我掌她的嘴，打到我滿意為止，妳若不去，我便親自動手了。」

常嬤嬤哪裡肯讓小姐動手，咬咬牙自去搨了刁嬤嬤一耳光。

刁嬤嬤尖叫一聲，「反了天了妳！」

常嬤嬤平日裡就是夠兇悍才能勉強護住自己和姜媛的安穩，當下又連著搨了好幾下，冷笑連連，「妳衝撞大小姐就該罰！」

刁嬤嬤想反擊，但她是二小姐的貼身嬤嬤，平日裡養尊處優，哪裡是慣常勞作的常嬤嬤的對手，連著受了十數下耳光，她才嚷嚷出聲，「妳們都是瞎子嗎？」

旁邊兩個丫鬟也是目瞪口呆，待得回過神將常嬤嬤拉開時，刁嬤嬤的臉已經腫得老高，一口血噴出來，連帶著吐了兩顆牙。

刁嬤嬤捂著臉，指著姜媛的手指直發抖。

姜媛上前一步，「怎麼，妳不服？」

刁嬤嬤心中便是再不服，這會兒也忌憚著，她憤恨不平瞪著姜媛，咬著牙說道：「且看大小姐明日要如何跟二小姐交代！」

說完，她帶著兩個丫鬟急匆匆從後面繞道跑了。

姜媛淡淡的回過頭，對常嬤嬤說：「嬤嬤的腿還好嗎？」

常嬤嬤熱淚盈眶，扶著姜媛往回走，一邊說：「小姐，老奴已經習慣了，這麼點小事無礙，小姐又何必為了老奴去得罪二小姐呢？」

姜媛並未回應，帶著常嬤嬤與婆子往回走，走到兩個院子中間的時候，她指著牆角一棵樹，「常嬤嬤，妳看那棵樹，如此寒冬之中竟還有嫩葉未曾凋落。」

常嬤嬤嘴唇輕咬，小姐這是話裡有話，看樣子小姐果真是想通了，明白逆境中也要努力生存的道理。

姜媛緩步走到那棵矮樹面前，掏出帕子來，小心翼翼將樹上僅剩的兩片葉子包裹在帕子當中。

常嬤嬤好奇的問：「小姐，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姜媛神祕一笑，「回去給我找個木臼來。」

回房後，姜媛也不假常嬤嬤之手，親自把葉子放入木臼裡研磨，磨碎了又將一方綠色絹帕放進去，叫帕子都沾染上汁液。

常嬬嬬坐在旁邊繼續勸，「明兒二小姐或是夫人過來，小姐只管將老奴推出去便是，莫要硬撐著知道嗎？小姐好歹是主子，馬上又要嫁去攝政王府了，總不好跟家裡撕破臉，否則將來要有什麼事兒，連個替小姐撐腰的人都沒有。」

姜媛抬頭看她，「常嬬嬬，我父親明日可在？」

常嬬嬬一頓，有些心虛，「小姐是想讓老爺撐腰？老爺……一向是不管後院事兒的。」

姜媛微笑起來，「常嬬嬬，父親不管，那是因為與他無關所以懶得管。明日一早妳就去尋他，只說我想通了，會安安分分嫁入攝政王府，只是沒幾日就要大婚了，我想在出嫁前見一見他，他肯定會來的。」

常嬬嬬呆呆的看著小姐，她知道小姐容貌妍麗，莫說淮安伯府，便是整個京城怕也尋不出比小姐更好看的，可這是第一回她發現小姐不僅美麗，還有些動人心魄的東西在裡頭，彷彿一夕間長大了。

第二天天剛剛亮，淮安伯夫人林新芙就帶著二小姐姜洛過來了，扶華苑守門的不過是擺設，她們自然是暢通無阻，來勢洶洶。

推開門，姜媛正坐在妝檯面前，長髮尚未挽起，從肩部披散下來，襯得一張臉兒越發精緻動人。

姜洛因著自己的貼身嬬嬬被姜媛打了，心氣不平，這會兒見到未施粉黛依舊美得驚心動魄的姜媛，更是恨不能上前去刮花她那張臉。

姜媛見著來人，沒有任何表情，語氣也是淡淡的，「夫人和妹妹可真是稀客呀。」

姜洛指著她怒罵，「姜媛，妳個賤人好大的膽子，憑什麼打我的嬬嬬？」

姜媛掩嘴笑起來，「妹妹太不講究了，開口閉口就是賤人長賤人短的，傳出去可要叫人笑話呢。」

姜洛氣急敗壞的要衝上去，被林新芙拉了一把，委委屈屈地噤著嘴，「娘，您看她！」

林新芙走到桌前，略有些嫌棄的看看座椅，勉強坐下，咳嗽一聲方道：「姜媛，昨夜妳打了妳妹妹身邊的刁嬬嬬？」

姜媛搖搖頭，「夫人這是哪裡的話？我好歹是嫡出的大小姐，怎麼著也犯不著對一個嬬嬬動手吧？」

姜洛瞪圓眼，「明明是妳讓常嬬嬬打的，竟然還不承認！」

姜媛挑挑眉看著她，「妹妹可要搞清楚，常嬬嬬依我的意動手，與我親自動手大不相同，我可不會作踐自己，跟妳的嬬嬬動手。」

她說的是嬬嬬，可姜洛就是覺得她話裡話外說的都是自己，恨得牙癢癢。

林新芙繼續說：「常嬬嬬動手打人，妳把常嬬嬬交出來吧。」

「常嬬嬬忠心不二，做錯了什麼？」

林新芙見她關心常嬬嬬，露出一個輕蔑的笑容，「這府內的下人便是犯錯了，要受罰也自有規矩，不是妳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的。何況那是妳妹妹的貼身嬬嬬，

豈能容得妳胡亂動用私刑？」

姜媛撫掌笑起來，「既然如此，夫人且把妹妹手底下那些個嬾嬾丫鬟都抓起來吧。」

林新芙一愣，手撐在桌角，「妳這是何意？」

姜媛取過桌上一方翠綠的絹帕擦手，慢條斯理的看著她，眉眼裡都是譏笑，「我的人妳們說罰就罰，她的人衝撞了我，妳們卻如此勞師動眾來尋我的不快？夫人，妳真當我是泥捏的是不是！」

「姜媛，妳竟敢這麼跟我娘說話，看我今日怎麼教訓妳！」姜洛起身衝到姜媛面前，揚手就要打下去。

姜媛可不是原主，當然不可能由得她打，她一手握住姜洛的手，另一隻手極快的「啪啪」兩巴掌過去，姜洛左右兩邊臉頰立刻紅腫起來，倒是對稱得很。

林新芙驚得站起來，厲聲喝道：「姜媛，妳幹什麼？」

姜媛依舊是那副漫不經心的樣子，重新取了一方絹帕繼續擦手，彷彿是嫌棄姜洛的臉髒了一般。「如夫人所見，自保！」

林新芙一口血都要嘔出來了，她怒目圓睜，恨不得扯住姜媛的頭髮，狠狠的往旁邊的桌角上砸。

只是她還沒行動，姜洛就捂著臉驚叫一聲，「娘……我的臉怎麼啦？」

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她臉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紅疹子，又癢又疼。

林新芙驚怒不已，「姜媛，妳對洛兒做了什麼？」

姜媛一臉無辜的看著她，「我能做什麼？妳們真是可笑得很，這是什麼事兒都要賴在我身上的意思？」

眼見姜洛熬不住，伸手要去抓臉上的疹子，林新芙連忙按住她的手，一邊衝著身邊的人喝道：「把這孽畜給我抓住往死裡打，打到她說實話為止！」

姜媛站起來冷冷笑著，「誰敢！我可是將來的攝政王妃，誰敢動我一根毫毛？」

林新芙輕蔑一笑，「若非是我好心，給妳選了這麼一門好親事，這會兒妳能這樣猖狂？姜媛，我能讓妳當上攝政王妃，自然也能讓妳當不得！左右那攝政王已經死了三個未過門的妻子，多一個也不多。」

她眼裡閃著寒光，被姜媛她娘壓了一輩子，她早就受夠了！

兩個面色陰沉的嬾嬾剛剛上前，預備去抓姜媛的時候，聽得身後一聲呵斥。

「誰敢動她！」

林新芙一回頭，就看見夫君姜拓臉色萬分難看的走進來，身後還跟著常嬾嬾。

姜拓不耐煩的環顧四周，走到桌前坐好，眼神裡的不滿不言而喻，「妳就是這麼替我打理內院的嗎？」

姜洛哇的一聲哭出來，「爹爹，您瞧瞧女兒的臉，女兒的臉都被她害成這個樣子了，您怎麼還為她說話！」

姜拓的目光從姜洛臉上轉到姜媛臉上，目光中帶著疑惑與詢問。

姜媛滿不在乎，「反正她們誣陷我也不是一日兩日了，現在估計是怕我嫁去攝政王府對她們不利，索性尋個由頭打發我了唄。」

姜洛怒道：「妳血口噴人！」

姜媛理都沒理她，只對著姜拓笑起來，「父親勿怪，我這裡之前倒還有兩個丫鬟，昨夜不知道跑去了哪裡，尋常的事務都是常嬪嬪來做，這熱水呢得等常嬪嬪得了空去打水生火才有，茶葉……從來也沒有。」

林新芙肩膀一縮，此前她一直將姜媛拘在院子裡，只有年節時才讓她與家裡人見個面。而姜媛又是個沉悶的性子，不愛說話，就是遇著人也不會訴苦，沒想到如今竟然也會在伯爺面前告狀了。

「胡鬧！」姜拓的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本要斥責林新芙辦事沒有章法，誰知一掌下去，那桌面竟然轟然倒塌，將立在一旁的姜洛的腳給砸了。

姜洛疼得嚎啕大哭起來，讓林新芙心疼得不行。

姜拓只覺得氣得心口發疼，怒不可遏，「林新芙，這就是妳生為當家主母做的事？」林新芙眼神閃躲，「不是的，老爺，媛媛好歹是姜家的嫡女，又是姊姊的女兒，我怎麼會苛責她？若是苛責了，平日她遇著你怎麼不說？今日……今日這分明是媛媛故意陷害的啊！」

姜媛哈哈笑起來，「夫人不去當戲子可真是浪費了，妳儘管分辯，只消一會兒叫父親去妹妹院子裡瞅瞅便一清二楚了。」

姜拓不怎麼管女兒，但他偶爾也會去姜洛的院子，當然知道姜洛的院子是什麼樣子。

聽了姜媛的話，他眉頭皺得更緊了，起身甩了袖子，「今日起，媛媛這裡的一應事物都得比照洛神苑，若是差了分毫，我唯妳是問！」

他認真打量著這個平日乖乖巧巧，總是沒有半絲聲響的長女，因著太過沉悶，他平日不甚喜歡，可現下看來，這個女兒眼裡似乎多了些東西，即便這樣半點妝飾都無的樣子，也有種嫵媚之感。

他不由得想起常嬪嬪尋他時說的話，「小姐說了，她想通了，將來嫁去攝政王府定會好好聽話，一心一意相夫教子。」

姜拓又打量姜媛一番，那攝政王隻手遮天，便是高家都要避其鋒芒，但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，怎知姜媛便不是那個能讓男人成為繞指柔的美人呢？

姜媛乖順地低下頭，「父親放心，女兒想通了，自不會做傻事，就是這身子骨有些差，還請父親給女兒安排個靠得住的大夫，叫我這幾日好生補養補養。」

姜拓眼皮子抽了抽，勉強應聲後走了。

姜媛坐回椅子上，看著面前壞了的桌子，對林新芙道：「桌子得換，其他的就算了，不用那麼麻煩。至於丫鬟，昨日那兩個去妳那兒投誠的我不要了，給我安排幾個伶俐勤快些的，粗使的選調教好的過來。」

林新芙氣得不行，拖著姜洛就走，是片刻都不想待在這裡了。

姜媛繼續喊，「對了，可別給我整什麼稀粥饅頭了，我不喜歡，我要吃肉，什麼燒豬蹄燉烏雞來不來得及做呀？來不及就弄點別的，反正得是肉！」

林新芙腳步頓住，回頭不耐煩地看著姜媛。

姜媛聳聳肩，「夫人瞧我這身子骨，瘦弱得不像話，這幾日再不補，回頭嫁去攝政王府，人家還以為咱們伯府過得是什麼破爛日子呢。」

林新芙冷哼一聲，甩頭離開了。

常嬾嬾趕緊上來把屋裡大概收拾一番，小心的問：「小姐，二小姐的臉……」

姜媛指著綠色絹帕，「只不過是漆樹的汁液，也是她臉蛋太嫩了才會過敏，過不了多久便會好了，把這帕子洗一洗吧。」

常嬾嬾心中琢磨著，過敏是什麼意思？她雖然不敢問，但自覺那帕子是罪證，麻利的去洗淨了。

安撫好女兒回到院落，林新芙一口銀牙都要咬碎了，她握著茶杯的手直顫抖，眼中閃著寒光，「姜媛，妳想安穩的嫁入攝政王府？欺我兒至斯，我怎會讓妳如願！」

第二章 設局誣陷私奔

白雪皚皚，考州山的半山腰上有個普通的茅草棚，草棚普通，可屋裡坐著的人看起來並不普通。

西面一個瘦削頭髮花白的老者，手中執著一柄蒲扇，這嚴寒天裡不怕冷似的慢慢搦著，頗有些仙風道骨姿態。

「今日朝會王爺不曾去，那些道貌岸然之徒可算是在太皇太后面前好生的參了王爺一本呢！」

東面主位上的鳳眼男人眼眉間全是冷漠，「給他們個機會而已。」

王大人連忙繼續說：「漂泰雪崩瞞報一事鬧得有些大，他們分明是故意的。王爺，高家的手伸得實在是太長了些。」

殷子逸「嗯」了聲，不置可否。

王大人接著又說：「不過，今日我打聽到一點旁的事情，漂泰臨近的全興新下縣發生了瘟疫，不過具體消息並不清楚。」

殷子逸抬眼看看天，眯了眯眼，「還有不足半月便要過年了。王大人，你說本王這一回能將全興收下嗎？」

王大人連忙搖頭，收起扇子，小心翼翼說：「王爺，我懷疑此事乃高家設的局，便是要請君入甕，王爺萬不可掉以輕心。」

殷子逸冷笑，「你覺得本王有得選？」

王大人頓了頓，高家這一次是佔盡上風，漂泰官員瞞報，連帶著全興出了事，若王爺不去，百姓的唾沫星子都能把王爺給淹沒了。

「瘟疫的事還探聽到什麼了？」

「說是打算……封城。」

殷子逸靠在椅子上，眉心蹙起，暴露他的一絲情緒。

王大人繼續說：「王爺，不如暫且按兵不動，高家是不敢放任事態擴大的，等一等再去，於王爺更有利。」

殷子逸睜開眼，「布置了這麼久，是時候該收網了，明日啟程，讓老楊跟我去。」

王大人心內一驚，連忙站起來，「王爺，後日便是王爺大婚之日，王爺怎能不出面？」

淮安伯府雖已沒落，到底也是世家勳爵，要是讓那群人抓住把柄，還不將王爺給參個百八十遍？

殷子逸回身，目光清冷，「本王不出面，不是正如了太皇太后的意？」

姜媛淡淡的看著桌上的信，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夏至。

林新芙當了十多年的當家主母，辦事功力見長，給扶華苑送來的丫鬟婆子都是頂頂得力的，連一向空置的小廚房都安頓好，並安排兩個廚娘過來。

至於姜媛說了不要的夏至冬至，林新芙還是差人送過來了，說到底是陪著姜媛長大的，做個粗使的小丫鬟也好。

左右也沒剩兩天功夫了，姜媛也懶得再把人送走，沒想夏至倒是個機靈的，尋著機會就捧著信上來表忠心。

按照夏至的說法，這信是林家表兄送過來的，那林家表兄與原主情投意合，早在賜婚之前兩家就有意再結兩姓之好。

夏至聲聲哀歎，又小聲勸道：「小姐，奴婢所言句句屬實，宮裡下了懿旨之後，表少爺相思不得見，書信也傳不過來，恰好奴婢做了粗使的丫鬟，前後院行走得多，才叫表少爺得了機會，能將這些信送到小姐面前。」

十二封信，語句懇切自然，從聽聞原主被皇家點選之後的絕望，到平日無事寄相思的哀愁，再到現在為了情不顧一切的決絕，全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姜媛摩挲著那些信，眼神裡閃過意味不明的光。

夏至繼續道：「小姐，明日就是大婚之日了，小姐只有一次機會，能夠不嫁去那吃人的地方，還能跟表少爺雙宿雙飛——」

「妳不是早就不想伺候我了嗎？」姜媛冷冷的打斷她的話。

夏至一愣，旋即磕頭不迭，「小姐，先前全都是奴婢的錯，奴婢是豬油蒙了心才會做出那等背主之事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奴婢才想要將功折罪。」

姜媛挑眉，「這是將功折罪？」

夏至遲疑的停下動作，抬頭看了看姜媛，「小姐這是何意？」

姜媛收回目光，瞥了眼桌上的信，「明日跟著我去攝政王府，妳也不怕？」

夏至覺得自己的心快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了，什麼時候小姐的目光變得這樣凌厲？這還是她自幼服侍的小姐嗎？

額上的汗珠滾落下來，她下意識想求饒，就在這時她想起夫人的話，趕緊咬了咬舌尖讓自己清醒些，「奴婢不怕，小姐去哪兒，奴婢自然是要跟著去的。」

姜媛伸出手撿起最上面那封信，情深意切字字珠璣，約了今晚亥時三刻在東街亭相聚，雖沒有明著寫私奔的話，但意思是再明顯不過了。

夏至繼續進言，「小姐，表少爺都已經打點好了，到時候奴婢帶小姐過去便可。」

姜媛揚揚手，「妳且先出去吧。」

夏至頓了頓，看著那些信，小心翼翼地說：「小姐可是要回信給表少爺？」

姜媛輕笑一聲，「晚上就要見面了，還寫什麼回信呀？」

「那這些信交給奴婢處理吧，若是回頭被人發現可就不好了。」

待得夏至出去了，姜媛靠在椅背上發了許久的呆，方藉口餓了，也不要旁人服侍，

只要常嬪嬪一人過來。

常嬪嬪煮了碗雞絲麵端過來，笑盈盈的說：「小姐胃口好就好，萬事不要想太多了，別人不是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嗎，沒什麼比眼下的日子更要緊的。」

姜媛沒動筷子，直截了當地問：「林家表兄是誰？」

常嬪嬪微瞪眼睛，這兩日她也發現了，以前的事情小姐好多都不記得，大抵是那夜受了凍傷了腦袋，她不敢提，生怕提多了讓小姐記起從前，又有的鬧騰。

「小姐怎麼突然……提起林家少爺？」

「他給我寫來幾封信，說是與我情投意合，想要帶我私奔。」

常嬪嬪驚得整個人都站起來，怒不可遏，「實在是太過分了，竟欺辱小姐至此！小姐，信呢？老奴立刻將信送到老爺面前，讓老爺好生看一看。」

姜媛眉眼淡淡的，「信不在我這裡，我只是好奇，我以前跟這林家表兄是有多深的情誼？為何我訂親之初他未曾來尋我，現在才跑來說什麼念念不忘？」

常嬪嬪瞧著小姐冷漠的眼神，到底還是吐露了事情，「林家少爺與小姐的確是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只是宮內定了小姐做攝政王妃之後，林家少爺再不曾上門，更不曾差人來遞過隻字片語……」

姜媛恍然大悟，按道理說這宮裡點選的事情年初發生，如今都年底了，為何這兩個月原主才鬧著要死要活的，想來那位林少爺在其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
「常嬪嬪，這位林家少爺到底是我的表兄，還是姜洛的表兄？」

常嬪嬪愣怔許久，小心翼翼的問：「小姐都不記得了？」

姜媛笑起來，「不記得也好，沒那麼多事。不過不記得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好多事情一頭霧水，只能仰仗嬪嬪了。」

常嬪嬪眼眶紅紅，覺得自家小姐著實是可憐，複又覺得小姐說得對，傷心的往事，何必記得那樣清楚。

「小姐的娘親是平陽侯林家的嫡女林新月，如今的淮安伯夫人林新芙是林家的庶出女，平陽侯林新立則是林新芙的同胞弟弟，這林家少爺雖也是小姐的表兄，但其實論親疏跟那邊是要更近些。」

姜媛皺皺眉，也沒見著原主的那位父親是多了不得的人物，怎麼林家就把一雙女兒都給嫁過來了？

常嬪嬪也不多解釋，叮囑著，「小姐萬萬莫要被林家少爺三言兩語給騙了，他之前騙小姐的還不夠多嗎？若非是他，小姐何至於……小姐若是拉不下臉子拒絕就告訴老爺，叫老爺替小姐您做主吧，下午宮裡的內侍與嬪嬪就要來了，可不能出任何岔子呀。」

「宮裡有內侍和嬪嬪要來？」

常嬪嬪點頭，「是啊，攝政王年已二十有八，太皇太后對這門親事格外看重，特意安排了內侍與嬪嬪，明日隨小姐一道去攝政王府呢。」

姜媛皺皺眉，話說得好聽，可她怎麼覺得更像是監督呢？

除此之外，這位林家表兄特意選在今天約她私奔，是不是有些太奇怪了？大婚前夜為免出岔子，府內的守衛該是最森嚴的才是。

常嬤嬤激動得恨不能立刻就去尋姜拓，將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，姜媛卻按住她，搖搖頭。

「府內守衛森嚴，林家表兄便是有通天的本事，如何能在今日將我弄出去？若當真有這般本事，之前怎不見他有所動作？」

常嬤嬤頓了頓，待想得其中關竅時已是遍體身寒，「小姐的意思是，今日之事是有人故意為之？是了，定是夫人見不得小姐好，生怕小姐安安穩穩嫁入攝政王府，當真籠絡住攝政王的心，日後找她們麻煩！」

姜媛不置可否，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。

常嬤嬤見一碗雞絲麵動都沒有動，頗有些心疼的問：「小姐可是為了那起子小人傷懷，飯食都進不香？」

姜媛搖搖頭，「並不是，只是這雞絲麵沒什麼味道。」

常嬤嬤躊躇著，「小姐想吃什麼跟老奴說，老奴自去做。」

姜媛覺得言多必失，現下常嬤嬤只知她忘了許多往事，回頭若發現她連芯子都換了，那可不大妥當。

「無事，我只是想到從前看的一本書上的酸辣粉兒，頗有些想吃罷了。」

常嬤嬤犯了難，這酸辣粉兒她連聽都不曾聽過，更別提做了，大抵是不能滿足小姐的口腹之慾了。

思及此，常嬤嬤又悲從中來，覺得自家小姐實在是可憐，從小沒了娘，爹不疼後母不管，還有個處處刁難的妹妹，如今馬上就要嫁去那種地兒了，竟然連想吃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吃到。

到了晚上，夏至偷偷摸摸溜進來，拿來一套丫鬟的衣裳，還煞有介事背著一個小包袱。

姜媛也沒廢話，麻利的換了衣裳，跟著夏至一路出了內院角門，果真未曾見著守門的婆子。

夏至小聲解釋，「小姐，守門的婆子已經被奴婢打點好了，此時正好是換班的時候，無人發覺。」

「哦？妳倒是有本事。」

聽著這話，夏至無端端打了個寒顫，怎麼覺得小姐好似話裡有話一般，解釋道：

「不是奴婢，是表少爺……不是，打點的是奴婢，但銀錢是表少爺給的……」

眼看怎麼解釋都有種欲蓋彌彰的感覺，她咬咬唇，閉上了嘴。

兩人一路走到北門邊的院牆處，夏至四下看看，撥開前面的雜草，露出一個洞口。

「小姐，門口的守衛森嚴，這兒是奴婢尋到的好地方，從這個小門出去，小姐就可以見著表少爺了。」

姜媛冷冷的看著那個小門，說是小門，其實就是個狗洞。

林新芙母女可真是厲害，設計陷害她也就罷了，還想讓她鑽狗洞？作夢吧！

下一瞬，她突然彎腰捂著肚子，「我……不行，我肚子痛！」

夏至慌了，一臉著急地說：「怎麼突然就肚子痛了呢？小姐忍一忍，我們出去後

再找個地方解決。」

姜媛臉色一白，「我……我怎麼可以隨地解決……啊！肚子好痛，一定是今晚湯喝多了，也不知道常嬤嬤怎麼回事，知道我虛不受補還……」

夏至哪裡聽得下去她的絮絮叨叨，連忙說著，「小姐，事急從權，先出去吧！」

姜媛擺擺手，「不行不行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得先解決了再說。夏至，妳先去跟表兄解釋，說我有事耽擱了，去去就來。」

說罷，她一溜煙跑了。

夏至呆呆地看著姜媛的背影，遲疑著到底是否該回主院稟報這突發事件……算了，回主院的話免不得一頓責罰，還是先去東街亭讓那頭的人等一等吧。

姜媛悄悄回到扶華苑，又悄沒聲息的進了小廚房。

常嬤嬤獨自一人候在小廚房裡頭，見小姐進來，服侍她換了正常的衣裳，又將那套丫鬟服飾拿到後頭埋了。

姜媛換好了衣裳，便走到灶台邊上的小凳子坐下。

常嬤嬤回來後，連忙舀了一碗雞湯遞送過來，「小姐，已經撇了油，用一點吧。」

姜媛接過來喝了一口，又將碗擱下搖搖頭，「不大想喝。」

常嬤嬤本來心裡藏著事兒，待得見著小姐安然無恙，才覺得心裡頭安穩了些，「哼，夫人與二小姐當真是膽子肥，竟想出這樣的法子來噁心小姐，等林家少爺等不到人，可要惹人笑話了。」

姜媛看她一眼，「林家表兄可不會真的去。」

常嬤嬤一愣，挨著她坐下問：「小姐這是何意？」

姜媛笑了起來，「嬤嬤可知我為何要妳在廚房等著我，而不是房裡？妳以為林新芙真的那麼好心，想要把我送出去？」

常嬤嬤這才後知後覺的想通一切，「小姐的意思是她早就算計好了，只等小姐出去？是啊，奴婢怎麼沒想到，若是小姐私奔了，毀了名聲的可不只您，還有府裡其他的小姐，而且首當其衝的便是二小姐，夫人怎麼可能那麼好心！」

姜媛點頭，「不錯，她當然不會那麼好心，這只是一場針對我的局罷了，只怕一會兒便會有人發現我不見了，四處去尋時恰恰好府內有人去了東街亭，瞧見我與某人的私情，那人不會是林家表兄，大抵是隨意給我安排的一個人吧。」

常嬤嬤恨得牙癢癢，「好狠毒的心思，若小姐當真惦念著與林少爺的情誼，豈不是真要中了她下的套？奴婢就說那林少爺絕非真心，不過是愛慕小姐的皮囊罷了。」

姜媛心裡頭想著，愛慕皮囊很正常，她自己就喜好英俊美貌之人，她介意的是和那林家少爺表兄妹，近親她可接受不了。

常嬤嬤踱步轉悠一圈，又問：「小姐，那咱們現在做什麼？」

姜媛想了想，舔舔嘴唇，「如果我告訴妳方子，妳能做出酸辣粉兒嗎？」

做不做得出另說，難得小姐想吃，常嬤嬤自然是要想法子辦到的，當下就去喊兩

個廚娘過來生火、蒸紅薯切紅薯，常嬤嬤則預備做紅薯粉。

兩個廚娘見著大小姐先是詫異，後面便也覺得是正常的，大小姐明日要出嫁，一大早便得起來，今日歇不著覺也很自然。

三個人手腳麻利，倒是很快就將紅薯粉做好了，依著姜媛的方法燙熟加上調料，香噴噴的酸辣粉兒呈上來，看得人食指大動。

姜媛讓常嬤嬤盛了四小碗，一人一碗。

兩個廚娘驚得眼睛都要掉下來，沒想到大小姐這般親和，竟願意與她們同食，待得用了一口那什麼酸辣粉兒，兩個人只覺得舌頭要跟著掉了。

用料這麼普通的東西竟然這樣好吃，用紅薯就能做出這樣美味的東西嗎？

胖廚娘燙得吐吐舌頭，吹了幾下繼續把酸辣粉兒往嘴裡送，一邊說：「小姐真厲害，奴婢長這麼大還沒吃過這樣好吃的東西呢！」

姜媛吃了一小碗，覺得酸和麻的味道夠了，辣的味道卻不夠，可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，現如今沒有辣椒一類的東西，能做成這樣實屬難得。

常嬤嬤擱下筷子，要再幫姜媛盛一碗。

姜媛搖搖頭，「我吃不下了，妳們分了吧。」

胖廚娘得了這話，不客氣的又去盛了一碗。

因著是頭一回做，常嬤嬤怕弄得不好吃，做得不多，瘦廚娘怕燙吃得慢，吃完後看了下，鍋裡的酸辣粉兒都被常嬤嬤和胖廚娘吃光了，只剩下一點湯水。

她眼巴巴看著姜媛，想要姜媛開口再做一鍋。

姜媛笑了起來，「又不是什麼矜貴東西，回頭讓常嬤嬤把方子記好給妳們便是。」

兩個廚娘大喜過望，自是千恩萬謝，謝過了又有些傷感，她們原是大廚房的幫廚，臨時被調過來伺候大小姐幾日，等明日大小姐出嫁了她們還是要回去的，卻沒想到大小姐是這麼個親和的性子。

說話間，外頭突然傳來一陣喧嚷聲，似乎有不少人走進扶華苑，還能聽到罵罵咧咧的吵鬧聲。

「快點快點，你們是怎麼看人的？明兒就是大喜的日子，人都能弄丟？還不快四處尋一尋，看看大小姐是不是貪玩，去哪兒躲起來了！」

這是林新芙身邊鄒嬤嬤的聲音。

兩個廚娘面面相覷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看大小姐和常嬤嬤沒動，她們索性裝作沒聽到，分工去灶台上刷洗碗筷。

常嬤嬤下意識把姜媛往身後藏，說了句，「小姐莫怕。」

姜媛揮揮在灶房裡頭沾染上的灰塵，整個人精神都來了，「吃飽了，該是打仗的時候了，走吧。」

此時，外頭的姜拓咬著牙，氣急敗壞地道：「若尋不到大小姐，這院子裡的丫鬟婆子全都拉出去杖斃！」

「老爺……奴婢知道小姐的去處……」這是冬至的聲音。

姜拓一腳踹在她身上，「賤婢，先前怎麼不開口？快說，大小姐去了哪裡？」

冬至哭喪著臉，跪直了身子，竹筒倒豆子一般全都說了出來，「奴婢……奴婢是

聽夏至說的！小姐她不想嫁去攝政王府，原本鬧騰著請林家表少爺帶她走，但林家表少爺不肯做這等忤逆皇室之事，嚴辭拒絕了。沒想到……小姐竟……竟勾搭上表少爺身邊的小廝，就……就是那叫王盼的小子……」

姜拓一口血險些要吐出來，當著宮裡內侍與嬪嬪的面，這個丫鬟竟然說姜媛不樂意去王府，寧願勾引一個小廝私奔？

這簡直是奇恥大辱啊，攝政王若是知道如何能忍受得了？姜媛那個不孝女，表面上說會聽話，結果竟然早就與一個賤奴私相授受！

內侍冷冷的聲音響起，「伯爺，府上的陰私奴才們管不著，可奴才們奉太皇太后之命來送貴府大小姐出嫁，總不能在這個關口把人丟了吧？這樣咱們不好交差，伯爺也不好交代不是？」

姜拓略微冷靜了些，太皇太后與攝政王不合不是一日兩日的事情了，這門親事是太皇太后定下的，中途林新芙把洛兒換成媛媛，太皇太后都沒注意到，想來太皇太后在意的只是攝政王年歲大了，該娶個王妃而已。

至於名聲……內侍這意思再明顯不過了，他們要交差，自不是多事的人，他只需要把媛媛找回來，封住其他人的口就行了。

林新芙見姜拓在發呆，回頭便呵斥了聲，「冬至，妳既然知道大小姐私相授受，緣何不稟告？大小姐現下在何處？」

冬至連忙繼續說：「奴婢們不是不報，是被大小姐以性命脅迫，尋不到機會報給老爺夫人啊，只奴婢今日聽夏至說，大小姐迫著夏至帶她去東街亭與王盼相見……」

姜拓大喝一聲，「還不快去東街亭尋！」

「慢著！」林新芙上前握住姜拓的手，「老爺不要這樣著急，讓護院帶幾個下人悄悄的過去就成了，何必如此興師動眾，惹得人盡皆知？」

姜拓點點頭，「還是夫人想得周到。」

他走到內侍面前，預備說些好聽的話，再塞一塞銀錢，把這事兒按下去，只是他剛走兩步，就聽到身後清脆嬌俏的聲音。

「咦，父親、夫人，你們怎麼來了，還帶這樣多的人？現下不過子時初，還沒到要梳妝的時辰吧？」

第三章 大婚之日有變數

林新芙猛地回頭，赫然瞧見從小廚房走出來的姜媛，一雙眼瞪得圓圓的，「妳妳妳……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姜媛一臉無辜，「夫人這是何意？這裡是我的扶華苑，我不在這裡應該在哪裡？」

她目光往下望了望，看到冬至，眉眼露出笑意，「冬至，妳跪在這裡做什麼？妳今日犯了錯，我不過是斥責兩句，可不曾罰妳呢。」

姜拓看看姜媛，又瞧瞧林新芙，接著望向宮裡的內侍與嬪嬪，最後一腳踹向冬至，惡狠狠的問：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冬至顧不得胸口的劇痛，爬起來跪在地上不停磕頭，「奴婢……奴婢不知，奴婢所言句句屬實，句句屬實啊！」

就這麼會兒功夫，外面傳來聲音，說大小姐尋到了。

姜拓便是再蠢，也明白這是有人故意做的局，姜媛好端端在這裡，外頭找到哪門子大小姐了？

待得那婆子進來稟報，說是尋到大小姐的貼身丫鬟夏至，還說今夜有人瞧著夏至領著大小姐出了內院。

婆子回完話一抬頭，狠命揉揉眼睛，站在老爺身邊的分明是大小姐啊！

大小姐樣貌出眾，她見過一次就不能忘，是絕不會弄錯的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林新芙恨得牙癢癢，這些人做事情就不知道用心去想一想嗎？沒尋著姜媛，帶個丫鬟回來有什麼用？

她抬手就是一巴掌搥在那婆子臉上，「瞎了你的狗眼了！大小姐好好的待在院子裡，妳是哪隻眼瞧見大小姐出去的？」

婆子原本是個守院子的，不甚伶俐，猶自辯解，「是……是真的，大小姐今日扮作丫鬟模樣跟夏至一起出去的……他們說在東街亭抓到了大小姐要與人私奔……」

常嬾嬾冷笑一聲，「來，妳說，是誰瞎得不行，看到大小姐出門的？」

婆子瑟縮一下，並不敢出聲。

姜媛聲音清脆，「父親，因著明日大婚，寅時中便該起，我這心裡頭有事，睡不著又有些餓，琢磨著明日晨起不能進食，索性拉著常嬾嬾替我做吃食。若說常嬾嬾是我的心腹不可信，那兩位廚娘呢？」

兩個廚娘糊裡糊塗，天兒冷，她們歇得早，是後來才被常嬾嬾拉起來的，等到了灶房就見著大小姐端端正正坐在裡頭，倒是不知道大小姐什麼時候來的，但想來若是出去一趟，怕是回來也趕不及吧。

胖廚娘先點了點頭，「是，因為沒什麼食材，小姐覺得吃的不夠味，還讓常嬾嬾做了道新菜。」

瘦廚娘嚥了口口水，跟著點頭，「是酸辣粉兒，很好吃。」

姜拓眉頭整個皺起來，冷喝了聲，「一個賤婢也鬧得這樣大，夫人平日就是這麼管家的嗎？」

林新芙臉色發白，時日太短，是她安排得不夠縝密，主要是她壓根沒想到姜媛竟然會不上套，什麼時候那個蠢笨的賤蹄子變得這樣機敏了？

姜媛臉上仍是淡漠的，用清脆的聲音繼續說：「父親，無緣無故被扣上這麼個罪名，若就這麼不明不白的了結，往後女兒還不知道會被人怎麼說呢！正好，父親在這裡，宮裡派來的內侍和嬾嬾也在，且讓夏至進來好好分辯一通。」

想要息事寧人？作夢！

姜拓頓了頓，有些不情願，可又覺得要是將來傳出不好的風聲，總歸是對長女不利，連帶著姜家在攝政王面前也落不的好。

林新芙慢慢冷靜下來，本來覺得這事兒就這麼定了，現在只要那個夏至過來，將事情全說出來，再拿出那幾封情信，姜媛定然亂了套，便是無錯也該鬧得有錯了。她讓人搬了椅子過來，還特意給內侍和嬾嬾也搬了凳子，扶著姜拓坐好，緩聲說

著，「老爺，媛媛說得也對，這等大事於名聲有礙，我們伯府也丟不起這個人，不如將那賤婢和小廝拉進來，好生責打一番，叫他們說出實話。」

夏至知道小姐沒去東街亭，進來的時候早已嚇得屁滾尿流，被林新芙身邊的鄒嬤嬤一番恐嚇，總算是微微定神，抽噎著開了口。

「是大小姐……大小姐與表少爺寫信，被表少爺嚴辭拒絕之後，就想法子勾搭上了王盼……大小姐貌美，王盼哪裡受得住，就答應帶大小姐逃離苦海……」

常嬤嬤聽了氣不過，上去劈頭蓋臉對著夏至一通打。

鄒嬤嬤連忙拉開她，呵斥道：「常嬤嬤這是做什麼？想殺人滅口不成？還是說妳怕妳家小姐的醜事被抖落個乾淨？」

常嬤嬤一聽，放開夏至，撲到鄒嬤嬤身上就是一頓揍，「笑話！這人吃裡扒外汗蟻主子，我不打她，難道容她繼續汗蟻我家小姐？倒是鄒嬤嬤有意思得很，老爺夫人都還沒說話妳就滿嘴噴糞，胡亂攀咬我家小姐，是何居心？」

鄒嬤嬤哪裡是常嬤嬤的對手，被打得連聲告饒。

常嬤嬤心中想著，明日她就要跟著小姐嫁去王府了，再也不必受妳這老虔婆的鳥氣，從前的欺辱總算是能收回一點利息錢，哪裡肯就此罷手，趁著姜拓和林新芙不及反應，下手反而更兇狠了些。

「虧得妳是咱們伯府的下人，瞧著卻像是恨不能將莫須有的罪名按在咱們小姐頭上一般，這等不堪的事情做出來，對妳有什麼好處？對咱們伯府有什麼好處？妳倒是說話呀！」

鄒嬤嬤被她壓在身下揍，臉疼脖子疼，哪裡還能說出半句話？

林新芙有心想開口，可聽得常嬤嬤這麼說，若此刻她出口救了自己的嬤嬤，豈不像是她故意要汗蟻姜媛一般，她恨得牙癢癢，卻只能不動聲色的皺眉。

姜拓不耐煩，「妳這家掌得越來越不像話了，下人打成這個樣子妳都不管？」

姜媛搶在前頭開口，「常嬤嬤，我時常與妳說，清者自清，妳都忘了嗎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沒做過的事情，她們要汗蟻那也是不能的，何況父親在這裡，總會還我一個公道。」

常嬤嬤鬆了手，轉身跪在地上，衝著姜拓磕了三個頭，「老爺，老奴實在是氣不過，這些人心懷不軌啊！」

夏至又哭開了，「不是！老爺，奴婢沒有撒謊，奴婢……帶著大小姐出去的時候，是大小姐說肚子疼，讓奴婢先過去，叫王盼等等！」

王盼跟著磕頭，「是是是，姑老爺，奴才也沒撒謊，的確是表小姐先勾引奴才的。」

眾人目光看向王盼，見他不僅矮矬，還滿臉瘡瘡，長得著實難看，又看看姜媛，覺得這事兒若是真的，那大小姐為了逃離嫁入攝政王府的命運，實在是有些不挑呀。

姜媛冷冷的看著他，「就憑你？」

王盼一個瑟縮，旋即歎道：「奴才明白，表小姐對奴才並無半分真情，不過是想利用奴才逃出去罷了，但奴才不在乎，只要能幫到大小姐，便是刀山火海奴才也樂意去闖！」

姜媛面無表情地問：「證據呢？」

王盼一愣。

姜媛冷笑著道：「說了這麼多，證據呢？我是寫信給你還是約你見面了？若是寫信，信呢？若是見面，敢問我淮安伯府守衛森嚴，你是如何進來的？我又是如何出去的？」

王盼正遲疑著，夏至立刻接話，「是奴婢！小姐讓奴婢從中穿針引線……奴婢是小姐的貼身丫鬟呀！」

姜媛似笑非笑地看著她，「一直嫌棄我不得寵的不是妳？前夜說了不肯伺候的不是妳？這樣妳還好意思說是我的貼身丫鬟？父親讓夫人給我重新準備僕從的時候我就說了，這種背信棄義之徒不要再放進來，若非夫人求情，妳覺得我還容得下妳跟冬至？」

夏至身子往後縮了縮，囁嚅道：「那是……那是之前發生的，之前奴婢還是您的貼身丫鬟呀。」

姜媛手一攤，「父親也看到了，所謂的證據不過是空口白話罷了，要是這麼一說就能定誰的罪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，與這個難看小廝私奔的是妹妹呢？」

她說著指向洛神苑，見林新芙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不由得噗嗤一笑。

林新芙騰的站起來，「一派胡言！」

姜媛拍拍手，「可不就是一派胡言，偏偏這沒有任何證據的一派胡言就是有人相信，且還要興師動眾的汗巖於我！」

夏至還要分辯，姜媛走到她身邊，從她懷裡扯出幾張紙，又拍拍她的臉，「至於妳想要拿出來的那小廝寫給我的信……夏至，下次汗巖我的時候記得細心一點，這哪可能是幾個月前的信，上頭的油墨都還未乾呢！」

姜媛將信灑了一地，跪在姜拓面前，「父親，在女兒大婚前夕鬧出這樣大的陣仗，不用想也知道定是有人故意汗巖。女兒懇請父親，將這兩個丫鬟並這個小廝交由大理寺查辦，相信大理寺定能從這三人口中問出真相來，還我一個清白！」

林新芙後退一步，跌坐在椅子上，若交由官府查辦，夏至定會供出她來……

可是姜媛為什麼這樣冷靜？彷彿這事兒不是她在主導，而是姜媛主動牽引著事態發展一般。

姜拓大手用力拍在椅子扶手上，「今夜的笑話鬧得還不夠嗎？不嫌丟人嗎？把這兩個賤婢杖斃，平陽侯府的小廝關起來，明日我親自去林家要個說法！」

他警告地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姜媛，卻是看也不看身邊的林新芙。

宮裡的內侍連忙站起來，用不陰不陽的聲音道：「這是貴府家事，與奴才們無關，明日還要操持婚儀，奴才們先退下了。」

姜媛的聲音平靜，「女兒恭送父親。」

姜拓頓了頓，深吸一口氣，轉身走了。

頃刻間，院子裡安靜下來，幾個丫鬟茫然片刻，上前想要扶起姜媛進房，被姜媛一個眼神給嚇退了。

常嬪嬪揮揮手讓她們退下，自己上前去扶，咬著牙道：「小姐，他們欺人太甚！」

姜媛平靜的站起來，淡淡的說：「無所謂，這裡本就不是我的家。」
常嬾嬾紅了眼眶，覺得小姐這話說得甚是傷感，這裡明明是小姐的家，可夫人歹毒，老爺又壓根本不護著小姐……

「小姐，老奴明日偷偷出去，去衙門處擊鼓鳴冤。」

姜媛搖搖頭，「不用了，這事兒父親既然要按下來，就不可能再翻盤，更何況即便翻盤了，也不過得到幾個頂罪的人罷了，沒啥用。」

常嬾嬾不服氣，「這樣大的委屈，難道小姐只能忍下？」

姜媛莫名其妙的看了她一眼，「我以前委屈難道受的還少嗎？」

常嬾嬾頓了頓，心想從前的委屈哪裡能跟這一次相比，那些人心腸歹毒，是要讓小姐婚前失貞，讓小姐再無生的希望啊！

主院裡頭，屋內傳來摔打的聲音，外面丫鬟婆子跪了一地，大氣不敢喘一聲，更不敢上前一步。

林新芙跪在地上泣不成聲，一邊的臉頰高高腫起，顯然被打得不輕。

姜拓坐在塌上，惡狠狠的盯著她。

「老爺，是我的錯，我恨她害了洛兒，洛兒的臉到現在都沒好呢！可我只是想要給她一個教訓，並沒有旁的意思。」

姜拓冷笑連連，「沒有旁的意思？林新芙，妳好大的狗膽，敢毀姜媛的名聲，若我們送一個失貞失節的女兒去攝政王府，妳想過後果沒有？」

林新芙拚命搖頭，「我只是想嚇唬她，沒想真的毀她的名節……老爺，她是長女，她的名節沒了，洛兒和其他姑娘也沒了名譽，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呢？」

姜拓又一巴掌搥過去，「庶女就是庶女，即便長在嫡母身邊，也是個上不得檯面的！當初若非是看在安康郡主的面子上，我是絕不會扶妳做正室的。」

林新芙倒吸一口涼氣，顧不得臉上的疼痛，上前抱住他的腿，「老爺，老爺，我這麼多年操持伯府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！」

姜拓站起來將她踢開，冷笑著道：「妳算什麼東西？林新芙，這一次我放過妳，不是因為我多看重妳，只是不想伯府丟臉而已，等姜媛出嫁後，妳就待在院子裡思過吧！」

他大步流星的走出去，留下林新芙一個人趴在地上哭得傷心。

第二日是大喜的日子，但攝政王可怖的名聲在外，淮安伯又是沒落勳爵，來賀喜的客人少之又少，如此瞧下來，這婚儀還不如尋常富貴人家的。

常嬾嬾忙碌完了，進房裡偷偷抱怨著，「夫人可真是狠得下心，小姐的嫁妝只得三十二抬，其中大半都是虛的，便是先夫人的嫁妝也不該只有這麼點兒。」

可惜嫁妝什物早早的送了嫁妝單子去王府，小姐都沒見著，何況是她，如今才知剋扣了那樣多，她心裡再是不舒服也無可奈何。

姜媛不在意那些，撐著重重的鳳冠皺眉問：「不是說夫人小氣嗎？這嫁衣鳳冠為

什麼這麼重啊？」

常嬾嬾連忙過來幫她正了正鳳冠，解釋道：「皇家不同於普通人家，這嫁衣鳳冠都是內務府準備的，按著攝政王妃的規制，僅次於皇后鳳冠，因此全是純金打造，上頭嵌著的是難得一見的玉石，越重越能代表身分尊貴呢。」

姜媛歎了口氣，完全不想要這種尊貴。

這時喜娘進來，說吉時快到了，替姜媛把蓋頭蓋上，就只等著接親的人過來。

姜媛略略鬆了口氣，穿越過來的這幾日她也想了很多，原主是個勳爵之女，不管娘家內裡怎麼樣，面子總該是有的，她又是太皇太后定下的攝政王妃，那位攝政王再怎麼殘暴也該是給她幾分薄面才是。

當然，衝著這幾分薄面，她也是肯讓步的，王爺嘛，什麼玩女人之類的惡習她都是懂的，玩啥她都不會阻止，由得他去，她會乖乖待在王府做個吉祥物。

今夜她會好生與攝政王說說，左右沒感情基礎，吃醋什麼的她做不出來，至於房裡頭的那些事情，他若不樂意碰她那是最好的，萬一看中她的美色，她恐怕也只能忍著噁心接受了。

丫鬟喜氣洋洋跑進來，「來了來了，接親的來了！」

喜娘並丫鬟們一窩蜂全都跑出去湊熱鬧，房內瞬間就安靜下來。

姜媛沒什麼感覺，常嬾嬾卻又紅了眼。

尋常女兒家出嫁，一定是有許多姊妹送添妝作陪的，自家小姐要嫁的是攝政王，過來賀喜的人家不多，從前還能說得上話的那幾位小姐也一個都沒有來。

不說旁人家，就是府裡也只有三小姐昨日來了一回，替其他小姐把添妝送過來……小姐實在是太可憐了！

這些話常嬾嬾埋在心裡，怕說出來讓小姐難過，她走到窗前巴巴的看著，看是哪一位少爺過來背小姐出去。

伯府內的少爺都還年少，估摸著是旁支的少爺過來，只是這麼一眼看過去，見到一個矮矮胖胖，呆頭呆腦的男人過來，常嬾嬾的心又涼了半截。

這位少爺她有幸見過一面，但連名字都不記得了，不曉得還在不在五服內，光是看那一身打扮就知這位少爺家中光景並不好。

新娘子要先去偏廳拜別父母，姜媛不認識原主的哥哥弟弟，由著這個不知道哪位的哥哥背著，心裡頭想著原主是個美人，姜洛雖然沒有原主美，但也是清秀之人，怎麼有這麼矮胖的哥哥？

胡思亂想之際，已經到了偏廳，那位少爺聲音宛如公鴨嗓般，帶著小心翼翼，「妹妹……去拜別父母吧。」

姜媛被喜娘和丫鬟扶著，覺得氣氛有些不大對，就算這門親事不是什麼好的，早上也還算是熱鬧，怎麼這會兒冷清成這個樣子？

姜拓先開的口，「今日起媛媛就是皇家的人了，要記得爹爹的話，去了王府相夫教子，伺候好王爺，明白嗎？」

姜媛艱難的應了，實在是頭冠太重，原主細瘦的脖子怎麼撐得住啊！

姜拓咳嗽一聲，繼續說：「王爺……日理萬機，不常在王府裡是正常的，媛媛切

莫因此就鬧小性子，明白嗎？」

姜媛覺得莫名其妙，她巴不得攝政王不在府內，她一個人還快活些呢。

林新芙也訓了話，倒都是正常的，說攝政王不小了，膝下還不曾有孩兒，讓姜媛努力些，早日替攝政王開枝散葉。

姜媛琢磨著，為什麼林新芙今日說話嘴裡像裹了個肉丸子？

等上了花轎，姜媛心裡頭更是忐忑不安，正常的大婚不該是鑼鼓喧天人聲鼎沸嗎？怎麼這裡的鑼鼓倒是有，周遭卻連個人聲都聽不到，她像是在聽純音樂劇一樣，難道這個時代跟她以為的不一樣，大婚都是不能說話的？

很快到了攝政王府，姜媛等著人來踢轎門，出去後是跨火盆，然後等拜完堂就可以送入洞房了，這些喜娘都有教。

等進了新房，雖然還要等掀蓋頭，不能拆下重重的鳳冠，但沒人在的時候頭可以靠著，就不必這麼累了。

這麼想著，姜媛伸手扶住鳳冠，讓僵硬的脖子緩一緩。

她左等右等，許久才聽得喜娘敲轎門，語氣猶猶豫豫，似乎有話不敢說的樣子。

「新娘子出來吧。」

姜媛詫異，轎門踢過了？她怎麼沒聽到啊？

常嬾嬾的聲音陡然響起，「這就是攝政王府的規定嗎？大喜的日子，王爺不能親自迎親也就罷了，連新嫁娘下轎也是自個兒下？迎進門是讓一個侍衛來迎？可莫要說一會兒拜堂王爺也是不得空的！」

前面傳來一個蒼老的，並不恭敬的聲音，「王爺有要事，暫時不得歸，還請王妃原諒一二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喜轎停在外頭也不像話，且讓王妃先進來吧。」姜媛總算是明白，為什麼在拜別父母的時候姜拓要說那麼一番話了，敢情她今天成親連個新郎都沒有？

那蒼老的聲音繼續說：「國家大事為重，王妃不肯下轎，可當真是讓老奴為難，回頭王爺歸府若是怪罪，老奴可擔當不起。」

攝政王是個什麼樣的人，在場的人心裡都清楚，王爺心中就沒有什麼禮教規矩可言，若是誰惹了他，只怕頂上人頭都要不保了。

淮安伯府送親的幾個人紛紛露出不滿神色，皺眉看著常嬾嬾。

「嬾嬾真是不識大體，王爺日理萬機，哪能因這等小事耽擱了王爺的大事？」

「就是就是，王爺體恤，讓侍衛請王妃進門，已經表示了看重，嬾嬾怎的還如此不依不饒？」

常嬾嬾氣得幾欲吐血，攝政王府的人不看重小姐也就罷了，自家人不僅不管，還倒打一耙，言說她的不是？

若今日讓小姐這麼委委屈屈的進門，往後小姐在王府哪裡有立足之地？便是一個小小侍衛也能對小姐蹬鼻子上臉的呀！

她還沒來得及說話，轎門掀開，姜媛走出來，將蓋頭一把扯下來，冷冷的抬頭，對上台階上面的那個人。

常嬾嬾一驚，連忙迎上來，「小姐怎麼自己下了轎？小姐莫怕，有老奴在呢！」

姜媛對她笑了笑，繼續打量正門口的那個人，一如他的聲音，面貌看上去有些蒼老，眉目裡頭帶著凌厲，目光如炬，彷彿能看透人心，這人該是王府管事一類的人，看起來並不好相與。

喜娘已經急得不行，上來要把蓋頭拿過來繼續給姜媛蓋上，一邊說著，「新娘子這是做什麼？新郎沒挑蓋頭，新娘子自己掀蓋頭可是不吉利的呀。」

「不吉利？」姜媛冷冷一笑，挑眉看著那個管家，「新郎不在，既不能拜堂也不能挑蓋頭，談什麼吉利不吉利？我從前只知新郎官病重不能起，方要旁人替他拜堂，這還是頭一回聽說大活人竟然不能自個兒成婚的呢。」

那管家的目光更凌厲了些，她這是明晃晃的詛咒王爺，好大的膽子！

他尚且還能沉住氣，一旁的侍衛早就忍不住了，喝了聲，「姜小姐，妳還未曾進門，尚不算是攝政王府的王妃，就敢如此擺架子詛咒咱們王爺？」

姜媛挑眉一笑，「這位將要替王爺成親的侍衛說得倒是不錯，我還不算攝政王妃，不僅不算，我這成親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跟王爺成親，還是跟你這個侍衛成親呢。」她轉回頭掃了眼，尋到送嫁的姜家人，最前面是個比淮安伯還要年長的男人，拉長著臉不甚高興的模樣。

「還請伯父備馬車。」她衝他一笑。

那人愣了愣，上前壓低聲音，「媛媛聽話，進去吧，進去了啥事都沒有，回頭讓妳父親來攝政王府賠個禮，這事兒也就過去了。」

「賠禮？伯父是覺得我在這攝政王府的地位不夠低是吧？」

那人連忙說：「等成了親，妳自然是王妃。出來的時候妳父親說過的，要妳聽話，不能因著一點小事就使小性子……」

「備車，我要入宮。」她說著回過頭正視王府管家，「怎麼說我都是太皇太后點選的攝政王妃，王府辱我至斯，我姜家懼怕王爺權勢滔天，不敢反抗，我也無可奈何，只能入宮求見太皇太后，求太皇太后替我做主！」

王府管事聽到這裡，面上露出一絲鬱色，到底也是鬆了口，親自走過來帶著府內眾人下拜行大禮，「王妃，此次是奴才管理不善，失了禮數，還請王妃原諒，只是婚儀之日早已選定，而王爺確實是有要事不得歸，並非故意怠慢王妃。」

姜媛面色微緩，攝政王府要是當真那麼傲氣，就該拒了這門親才是，何必在這裡刁難她這個弱女子，剛剛她之所以敢鬧大，就是知道王府的下人再怎麼看不起她，也不得不規規矩矩把她迎進門。

「所以你待如何？」

管事微鬆一口氣，心中暗想，之前調查得知這姜府的大小姐一向不得寵，是個軟弱悶不吭聲的性子，他想著既然是太皇太后選的人，順著王爺的性子打壓一番總是沒錯的，沒想到查到的消息竟不屬實，這姜大小姐居然是個受不得委屈的。

不過不要緊，等進了王府，有得是法子調教她！

「事急從權，還請王妃體諒，請王妃先行入府，待得過幾日王爺歸府，再行大禮如何？」管家提議道。

姜媛腦中迅速分析，若是進了王府，大門一關還不知道會怎麼樣，但她寧願面對

未知的情況，也懶得回去見姜家那些虛偽的人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這人之所以能當王府的管事，察言觀色的本事自然不弱，當下笑了起來，「奴才乃王府須管事，幸得王爺看中，府內大小事務均是奴才打點。」

姜媛點點頭，讓陪嫁的丫鬟拎著禮服，踏步上前，逕自進了攝政王府大門。

須管事連忙起身，帶著其他人一起進了王府。

CrescentFamily